

梅花开得迟。梅花不急。  
出门回家,路过一棵腊梅,正开花的腊梅。梅树的叶子几乎凋尽,只一树的腊梅花冷冷淡淡开在嶙峋的枝干上, 开得漫不经心。  
此时,冬至已过,万木萧萧,它是独一无二的芳,独一无二的华。可是,那花依旧开得谦谦有隐者之气。

迎着那冷香,我走近折了一枝,回家将梅枝插进淡绿的细颈瓷瓶里。一下午,梅在书房里,幽幽地吐着香,像是低声部的吟唱,从楼窗里远远地传来;又带着点叙事长诗的味道,婉转,朴素。

冬天,在这不紧不烈的梅香里,就此算是真正地开场了。

记得少年时,外婆家屋后也有一棵腊梅树。腊梅树是我的大舅栽种的。大舅爱养花,蔷薇、大丽菊、美人蕉、君子兰,还有牡丹和芍药……实在是多。我那时去外婆家,就爱去那些花边草边转悠,心里觉得无限明媚。但对于腊梅,我心里嘲笑大舅的审美。腊梅树那时看起来实在貌不惊人,完全不像能演绎一段传奇的角色。

外婆的后院,春天里,桃花杏花闹哄哄地开,气场盛大逼人,狗都安静不嚷了,终

## 踏雪寻春

李明

踩着薄雪去湖边寻春,是一件诗意浪漫的事,也是一个人的清欢。

出了门,就听到小鸟儿在树上蹦来跳去,啾啾鸣叫。黄的,灰的,黑白相间的,大大小小,忽飞忽落,我认得的不过几种,叫得婉转好听的一定是黄莺儿了。还是麻雀和喜鹊最大方,从不拒人于千里,可以看清楚它们的样子。

落了小雪,地上刚好一片白。小狗好奇地到处跑动,留下一串串可爱的梅花脚印。已经立春了,这场落雪恰好给土地补充些水分。抓起一把雪揉成一团,握在掌心让它静静融化,在地上慢慢行走,细细踩踏,想要留住它的一点儿影子。脚踏地的咯吱声,像是回到了童年时代。

风不算大,但很有些寒意,吹得眼睛流泪,赶紧用围巾裹了头脸。在湖边栈道上行走,湖面的冰已经化了,缎子一般柔滑,映着岸边的白雪,尤其清亮明洁。芦苇在风里摇摆,发出轻微的叹息。寒鸭快活地戏水,一圈圈波纹荡漾开去。小鱼儿调皮地跃出水面,比赛花样游泳的技艺,它们弄出很响的水花儿,向春天打招呼。

一阵清香袭来,是蜡梅的香味儿,引得我不得不前去寻它。踏雪寻梅,是寒寂时节最相宜的事儿。春天来了,它们也快谢落了。一丛丛灌木,被白貂裘一样的雪袍包裹着,幸福得就要睡着。新的草芽从雪下探出来,露出尖细的脑袋,在风中摇摆着,快乐吟唱。

飞雪迎春到,这句话恰巧应了景,雪滋润了万物,土地更有生机了。柳枝在风中拂动,红梅的枝桠冒出了一个个花蕾,月季也长出了鲜红的嫩芽。我知道,春天不是一下子就来的,花儿也不是说开就开的,它们已准备了很久。新的生命藏在大地下,蛰伏在泥土里,藏在树枝草根间,谁也阻挡不了它们生长的脚步。只待一夜东风,那桃红柳绿明艳照人来。

在湖岸上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温暖的阳光舒适明亮,那是早春吐出的新鲜气息。钓鱼的人,三三两两端坐在湖岸边,手里握一根钓竿,凝神或沉思,皆怡然自得,他们钓鱼也钓时光,钓一池春水。我坐在木凳上四处观望,看到一些踏雪游玩的人,看到唧唧飞过的小鸟,感受一阵一阵流动的风,享受时光的安静美好。一只灰白相间的鸟,站在旁边的树枝上鸣叫,看了我一眼却并

## 两间土坯房

王玲

家是什么? 对我,是遮风挡雨的小屋,是两间土坯房,它是我心灵最初的栖息地。  
出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我,像寄居蟹一样本没有家,没有属于自己的窝,游离而凄凉。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,知青下放至南京一个叫禄口的小镇教书,把青春从大上海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乡村。

那年月,父亲没有爱情,他经人介绍与母亲结了婚。“婚房”就是父亲在学校的宿舍。母亲常住娘家,几乎过着分居的日子。母亲怀上我后,为方便照顾,才不得已挤进原本属于父亲和另一男同事的宿舍。尴尬的男同事,出于同情再也没有回来住过。宿舍虽不是自己的,却完整了一个家庭,以我的哭闹,让两个贫困中甜美的人升腾起无尽的遐想。

当母亲沉醉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时,厄运却突然降临。父亲患上脑癌,残酷的现实将刚刚营建起来的梦击得粉碎。我出生时母亲大出血,之后又大病一场,接着父亲病危,不久撒手而去……病怏怏的母亲,嗷嗷待哺的我,凄凉的日月,艰难的生活,让年幼无知的我无法感知家的概念。

父亲走后,我和母亲搬离了学校,投奔乡下外婆。断了一切经济来源的我们,当时只能靠年迈的外婆牙缝里省一点口粮艰难度日。母亲营养不良,早早没了奶水,我几乎靠米汤喂养,每天饿得嗷嗷大哭……艰辛岂止这些,买不起肥皂的母亲,洗衣服也只能用不花钱的池塘水漂漂。有次隔壁邻居实在看不下去,回家拿了块肥皂救济母亲。偶尔,村上其他人也会舀一小碗米送来给我们母女,舅舅更是隔三差五送些稀饭,必竟那年代大家都不容易。巧得是,二姨妈没过两个月生下表妹,怜惜我的她,一个奶表妹,一个奶妈,让瘦下的我很快又胖起来。听姨妈讲,那时我一见到她,便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## 梅花不急

许冬林

日窝在屋檐下晒太阳。我那时常常仰面在树下,等花瓣落到我脸上来——腊梅树呢,只是在吐叶子。吐出来的叶子也俗常得很,惹不起人的兴致。夏天,篱笆旁的木槿枝上也眨巴眨巴地开着紫红色的花来。在花少的长夏,细端详那木槿,也还有几分动人的颜色。腊梅呢,叶子倒是和木槿的叶子长得一样厚,可依旧寒门模样,片花不着。秋天,沙地上的庄稼收回来了,乡村人家的门前,桂树终于开花。桂花的香,涨得一个村子都清甜起来,很有些五谷丰登的意味。

我站在外婆家的后门槛上,闻着空气里满溢的桂香,心想:腊梅啊腊梅,你怎么办呢!就这么什么都不交待?

腊梅树依旧缄默着,静静地立在后院里,人家长叶子它也长叶子,人家落叶子它也落叶子。它如何知道,一个小女孩已经在逼视它,逼视它生长的意义,怀疑它存在的价值。

## 踏雪寻春

李明

不飞走,上下蹦跳着,嗓音被雪润开了,清脆可人。

顺着湖边行走,顺便去看望一下迎春花,它们就长在湖畔的尽头。每年立春的时候,我都要去拜访它们,它们总会在那里等我。近了,近了,三两步跑过去,看见暗灰的枝条生出了暗红色的花芽,我知道它们不会叫我失望。金黄的花朵已开了不少,每一朵花都顶着一小团白雪,它们娇嫩的小脸不怕寒冷,十分叫人怜爱。嗨,谁说只有梅花才能傲雪呢?

我的脚步惊动了苇地里觅食的水鸟儿,它们忽而飞起,扑啦啦一声,吓了我一跳,飞到很远才停落在水面上。有小鸟在冬青树的圆伞上跳来跳去,在草从里寻食,我一走近它们就飞远,始终保持一种安全距离,不让我看得更清。大概只有麻雀的一半大,是柳莺还是苇莺呢?

树的影子映在白雪上,像时光的脚步在移动。我知道,眼前的光阴像盛夏的风,秋季的云,倏然间远去,叫人不知所措。这四时变幻的景致,正是大自然的美妙之处,而春天的来临,无疑是最了不起的佳作。

叮叮咚咚,雪水从湖石上跌落到湖里,清脆悦耳,在为春天的到来伴奏。不多久,冰雪消融,东风送暖,几场春雨飘落,甜甜的,润润的,草儿展露笑窝,生一地温柔。春暖花开燕归来,桃儿杏儿次第绽放,樱花海棠儿陆续登场。清清的雨水,青青的柳枝,轻轻的鸟啼。人们踏春寻花去,走在春风十里,抖落掉冬的寒寂。湖边会多了放风筝的孩子,追逐奔跑着,点亮春光,成为最美的风景。

春在枝头孕育,在每一寸时光的流转里滚动,大自然的力量如此惊人。春风起了,叫花朵回到了枝头,枯叶回到了树梢,河流回到了山顶,鸟儿回到了天上,这力量无与伦比,生命周而复始地承接轮回。人也是万物的一种,只是多了一点悲喜的任性,少了一份草木的从容。

春天,最先知觉的是鸟儿们,它们一路行走一路陪伴,是春天真正的歌者。随着温度的转暖,会更加活跃顽皮。此时,昆虫们还躺在巢里,流着口水打呼噜,翻了个身又睡了,不过它们也快要醒了,毕竟地上比地下明亮得多,好玩得多。

流动的风,眼里的景,帧帧浓情,且记下这美好的一瞬,记下春天刚到来的样子。

寄人篱下不是家。我出生一年后,母亲把我托咐给外婆,自己出去打工了,在她心里,那时下决心要建一个属于我们母女的家。

那年代,找工作谈何容易,母亲没办法只有去建筑工地做小工(跟着泥瓦工拎泥灰,搬砖头)。每逢下雨,母亲才会从工地上回来看我。有次,我刚好生病,半夜夜里难受,母亲还没来得及点亮煤油灯,我哇地就吐了一枕头。母亲清理完,抱着我放声大哭,她的无助,无奈,艰辛,痛苦,焦虑,孤独,黑暗,挣扎,悲观……似乎一下子发泄出来,她多么渴望给我一个家,给我一个温暖的小屋,给我一个属于我们两人的空间,不受任何人白眼,不被任何人议论。此时此刻,建一座自己房子的愿望在她心里强烈起来。

整整两年,母亲在外拼命干活,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,日子也渐渐明朗起来。她取出攒下的钱,买来木料、椽子、芦帘等建房材料,没钱买砖头,就请舅舅和二表哥帮忙做土坯。那时,他们白天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,只有起早摸黑帮着做土坯。做土坯是力气活,二表哥当时是个半大孩子,母亲每天会炒一碗油盐饭给他吃,不影响他长身体。而自己呢,煮点稀饭,干的捞给了我,她总是喝点汤汤水水。家里养了两只老鸭,下的蛋,母亲从未吃过一只,一部分赏给我这个小馋吃,一部分拿去小店换了酱盐肥皂等日用品。几个月后,土坯墙砌好了,只差屋顶上的瓦了,母亲实在无力购买,正一筹莫展之际,大队出于同情批了张条子救济去窑厂拉回瓦块,让母亲久违的家终于如愿以偿。

当然,两间土坯房对一个柔软的女人来说,是她的骄傲。这过程,不免欠下一些钱财及人情债。母亲便又出去做工还别人的工钱,甚至还买了一些物品给予帮助过她的人。而我,自从搬进土坯房,也就有了自己的家。那年我四岁。

逼视也无用,怀疑,它也不急。它依旧安然走着自己的时令,长路迢迢,它似乎有的是耐性。

不记得是在哪一阵冷风里,忽然就闻到了花香。好奇寻到外婆的后院,看见落光叶子的腊梅树上,有黄色的花朵打开,三朵两朵三朵,像是各开各的,又像是呼应着开。更多的是花蕾,一粒粒的,像攥紧的小拳头。拳头里握着花香,也握着力量。

梅花到底还是开了! 我站在花树下,闻着冷香,觉得这香味沉实。若能把花香也拿到秤盘上称称,梅花的香一定比桃花杏花的香要重。我回家,跟堂姐描述:外婆家屋后有一棵腊梅,在冬天开花! 好香好香!

实在,梅花担得起这传说! 梅花的传说,是一段用低声部在民间吟唱的传说,初听平淡,细思感怀。

有些人的人生,其实就是一段梅花的传说。他在成长的过程中,一定遭遇过漠视,遭



拥抱阳光 苗青 摄

## 留待一面与梅花

张凌云

周末朋友夫妻发出邀约,请我与夫人赴其新居参观闲聊,同时受邀的还有另一对朋友夫妇。大家都有空,于是欣然前往。

我与这两位朋友既是同事,又是同学,当年大学毕业一起来到单位,关系是没说。几位夫人也是熟悉得很,因此大家之间毫无隔阂,几乎无话不讲。

正是蜡梅飘香的季节,徜徉在幽静的环境里,有几分醉人。朋友家是中式建筑,小区楼台亭阁,植被蓊郁,恰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,朋友夫人又喜欢侍弄花草,庭院和花架上到处攀爬着红红绿绿,端的惹人爱怜。大家坐在一起,免不了大赞一番居处的清雅,以及夫人的勤巧,对布局设施留下深刻印象。

朋友热情地施茶,大家谈兴甚欢,话题主要还是房子。都已人到中年,受邀的两家也买了新房,对搬迁新居满怀憧憬,而主人则神采飞扬,谈起选房装修来滔滔不绝。见朋友孩子在一旁沉吟不语,大家转移话题,关心起孩子的学业来。两位朋友的孩子都很出色,已赴境外上大学,我家孩子还在念高中,于是说上一番勉励的话,又相互夸赞了彼此孩子的长处,并将来出国看看云云,接着又扯到旅游健康之类的话题,越聊越开。

我却渐渐觉得惆怅。不知干嘛,曾经避之惟恐不及的油腻中年形象,将我们越套越紧,聊来聊去,都是房子车子孩子票子等等,诚然,这个现实世界让人们无法免俗,但我却感到,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堵在了我们之间,也许它很轻,很薄,但大家都不愿去捅破它。

来之前,我还怀着期待,想体验下呆在朋友书房的感觉,即使不舞文弄墨,临窗听风也是好的。可是大家关心所在并

遇过嘲笑,遭受过排挤。就像我对待外婆家屋后的那棵腊梅,我无视过它的存在,嘲笑它不会开花,我甚至建议舅舅砍掉梅树,好让芍药海棠们喧哗地开。

但是,梅花没有抱怨,它依旧静静地生长,笃定地伸展枝干。它只有一个信念:我要生长,生长,生长——长高,长粗,长得根脉深深扎进宽广土地,长得枝叶可以涨满一座院子,长得所有的花都开过了,长得所有的叶都凋尽了,它才长舒一口气,开了。

顶风冒雪,寂静盛开。一朵花一盏雪,一树花一树雪,即使开得肝胆欲裂,也是寂静盛开。

苦难太深长了,所以,当最后一展芳华独自绽放的那一刻,它是静穆的。苦难太深长了,所以,已经习惯低调,已经懂得从容,已经能稳稳沉住气。最后,当天地将一年的光阴交给它来压轴收梢时,它已无意哗众取宠,无意显摆炫耀。

楼下的梅花,依旧在漫不经心地盛开,漫不经心地零落。进出小区,我常常会路过它,我默然走过,觉得自己心上也开着一枝冷梅。我心中的这枝梅,也没有委屈,没有抱怨……只有不急。



拥抱阳光 苗青 摄

## 留待一面与梅花

张凌云

非在此,稍作停留就去别处参观,剩下我环顾四周,亦只觉兴味索然。或许,那个所谓风雅之所,根本就没有。

曾经在心中幻想过一幅画,“小桌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。”这是丰子恺的大作,有茅屋一间,屋前泥地上一桌三椅,三位先生围坐喝茶聊天,却空着一面,对着一支生机盎然的梅花。我理想的场景,是我们三位曾经的同学围坐小桌,或粗茶或陋食,却意气风发神采潇洒,旁边,空着一株象征性的梅花,那里,是梦想,是青春,是若干未知而有待探寻的路。

而今这些都不存在。二十多年过去,那些诗酒趁年华的风雅或仗剑走天涯的锐气尽已消失,即便有了比从前好得多的环境,我们在雅庭精舍品着香茗,却味同嚼蜡,难以找回当年踌躇满志的感觉。所能讲的,都是一些和旁人无异的俗事琐事,在意的,常常是名利身家的攀比,与理想无关,与灵魂无关。

很怀念《围炉夜话》里描绘的场景,冬日夜晚,一家人坐拥火炉,相互烧煨山芋闲话家常,心有所得,乃作文记之。那种场景,其实于旧时农家甚为常见,那时候,物质并不富足,也许还没有山芋烧烤,只有白水一杯,可大家精神上的干粮却很丰盈,人人都带着欢笑,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笑,是对未来世界的无限憧憬。

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无论现实还是梦里,很想多一些这样的画面:粗砺的木桌旁,疏落落地没几张凳椅,也许好友两三个,也许就我一人,都不言语,散了,我推开一面墙,或是一扇窗,大口呼吸,窥见迎风怒放的一支梅花。

## 读清玄

梁征

一个静静的夜晚,我半卧床前,细细地品读《林清玄文集》,感动于两个字“空灵”。唯其空灵使粗糙变得精致,使落魄变得意气风发,使粗犷变得平实宽厚。清玄的作品给我以清悦的慰藉,天籁的陶醉,深切的感动,倘要道出妙趣,却只有默默无语。

清玄说醉后方知酒浓,爱后才知情重。失恋后的我,借酒醉麻痹自己,用时间冲淡一切。清玄说,在云烟中腾飞过,在雨中行走过,生命之事一一经过了,热烈也是平常。

“三生石上旧精魂,缘来缘往缘相知”。我欣然笑对人生,笑对每张陌生而又熟悉可爱的脸。清玄说,完整的人生应该具备三个层次,首先做一个欲望和物质的追求者,其次是做一个文明艺术的追求者,第三是做一个精神和灵性的追求者。我怎么现在才理清先后? 以前读清玄的作品沉醉在精神世界里,现在则不然,思绪一天天明了。

繁世纷沓,欲海横流。而我还得一步一步来。读书是一个过程,是贯穿于人生的过程,但它更是一种追求,追求知识,追求梦想,最终追求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。

### 窗台上的风景

王蝶飞

香樟树下的影子  
跟随虚幻的风吹过窗台  
一片静止的叶子  
飘落下来,给我意外的惊喜  
慢慢地,它走动起来  
一蹦一跳地

麻雀是一枚叶子  
挂在冬天的树上  
有时会落在窗台,很清晰  
没有美丽,只有寒冷  
薄薄的羽毛,怎能抵挡这厚厚的严寒  
常常为它担心  
也时常梦想与之交谈  
可是麻雀太专注,我喊不动它

坐在寂静的窗口,若无其事地  
拐进,一句淡淡的宋词里  
将那些,掉落的珍珠,重新串起  
串成,一页页晶莹的日子  
窗台上的麻雀  
为我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

### 新的一年

木米

老酒倒入新瓶  
日子还是那个日子  
但是更换了酒瓶的标签  
我把岁月打散  
诗却收集了所有的片段

旧日子坐着新太阳  
翻阅一页页精美的图片  
带不走的只是斑驳的树影  
留下不变的心态  
能坐下来喝酒的朋友  
讲究的还是那道缘  
愿你吟一首好听的诗  
如饮陈年佳酿

### 一个湖的内涵

董树平

查姆湖煮酒论英雄  
故事在湖面沸腾  
溢出来,撒在湖畔

变成诗的被镌刻  
石头活出意境  
草木演绎  
最有抒情意识的感叹号

激情也曾流落荒岛  
一座桥的含蓄  
用谦卑之身紧扣心弦两端  
邂逅了,相遇了  
一把温暖花开的钥匙  
转动连心锁

查姆湖是你的新娘  
搀扶醉一场  
天际湛蓝

### 彼岸花

石潭

记住茉莉花是在冬天的九曲桥边  
白色的,干花朵像一颗爆米花  
放在茶叶一起用开水一冲  
扭着腰的香,漫过  
大雪盖住的田野

没有见过长在树上的茉莉  
她抬起头,那笑脸已藏在照片里  
连同写了两季秋天还没寄出的信  
手上温度还在,只是影子  
留下了一道道裂开的痕迹

花期又到时没起风  
门后的梯子也就没有立起  
不断重复的细节,点亮  
绿萝在阳台上不停的长  
尔后看见燕子衔来一滴滴露珠  
犹如当初白色花瓣,顺着自然的江流  
我在右岸,一步一步向东

### 父亲是山峦

强成枝

父亲是山峦  
层层叠叠间  
连绵着春秋夏  
父亲是草原  
莽莽苍苍下  
纵横着人生画卷

父亲的臂膀  
擎起爱的港湾  
父亲的胸膛  
承载着家的天下  
父亲的脚步  
跨过了沟沟坎坎  
父亲的眼睛  
目送儿女去到远方